

孫明復小集目錄
文
堯權議
舜制議
文王論
辨四皓
董仲舒論
辨楊子
漢書元帝贊後



書賈誼傳後

無為指上

無為指下

寄范天章書一

寄范天章書二

上孔給事書

答張洞書

泉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信道堂記

儒辱

世子蒯臍論

贈燭絕句

八月十四夜

諭學

詩

宋史列傳

附錄

歐陽修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石介文十三首

詩六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孫明復小集

堯權議

孫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堯以上聖之資居天子之位可生也可殺也可與也可廢也彼八凱八元者天下共知其善也堯豈友不知之哉知之友不能舉耶彼三苗四凶者天下共知其惡也堯豈反不知之哉知之反不能去耶若知其善而不能奔知其惡而不能去則知堯亦非聖人矣書何以謂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者乎噫彼八凱八

元者堯非不能奉也能奉而不奉也三苗四凶者堯
非不能去也能去而去也能奉而不奉能去而不
去者權也堯以天下至廣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
嗣故命于舜之起于微陋雖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
嶽十二牧未盡服其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
遽授之以大位也若遽授之則四嶽十二牧其盡臣
之乎九州四海其盡戴之乎不臣不戴則爭且叛矣
堯惧其如是也非權曷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
弗彰以觀于舜故八凱八元金積其善而不奉也三
苗四凶金積其惡而不去也堯若盡舉八凱八元盡
去三苗四凶則舜有何功于天下也是故堯不舉而
俾舜卒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俟其功著于天下四
嶽十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
授之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堯誰能与于此故孔子
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
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
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称堯不能奉不能去妄哉

舜制議

舜既受命庸十二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々臣々上下貴賤之序久久不相瀆者是也歟初生民寘馬而無知浩焉而無防疑巍群々孰君孰師与鳥獸鳥獸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于前帝堯奉之于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為一人之服以至于堯

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于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臯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于舜臯陶謨何繫之于虞書耶或曰舜以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且舜自歷試与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事垂法為萬世利者多矣今子称舜止以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顧聞其說曰善乎子之間也吾之所言聖人之極致也夫軌者君之道坤者臣之道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可加之乎裳示君之可加於臣也裳之上而下俾貴賤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尊此舜所以

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其後世有作千制萬
度無以踰于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

文王論

春秋左氏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
箚南籥者曰羨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

及已致太平意以為文王不能夷商紂于當世取天下
于已乎有遺憾焉愚甚惑焉竊謂季子之是言也
非知樂者也厚誣于聖人矣若果如是季子之言也
則是文王懷二心以事上匿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
乃亂臣賊子矣何者文王受封商室列為諸侯紂虽
無道君也安得為人之臣而有無君之心哉矧以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為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之弓矢鉞鉞使得征伐
紂之有德于文王也厚矣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
匪懈以事于紂也又豈可背惠忘施以怨報德將成
千紀亂常之事哉噫事必不狀章章矣觀乎紂既失
德毒流四海諸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
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
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欤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
子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
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与呂尚陰謀
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与奇計若文王果無憾
也則何得与太公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
奇計之如是哉由是觀之季子之言又何誣也曰此
蓋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司馬子長修史記叙太公之
迹也不能寔錄善事乃散取雜亂不經之說以廣其
異聞尔斯固不足疑于聖人也嗚呼古称季札賢明
博達觀渠盡能知異衰而於此也何蒙暗頓惑之若

是耶遠乎杜預服虞之徒復無卓識絕見以發明之
斯又乖謬之甚者也

辨四皓

四先生儒也哀周之亡疾秦之亂脫身乎虜焰沈冥
乎南山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也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者也曷以知其然哉夫傳嗣立嫡周道也為
國之大者莫大于傳嗣傳嗣之大莫大于立嫡不可
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篡奪之禍隨之自秦氏
肆虐燔滅群聖之典周道絕矣絕而復傳之者四先
生也昔漢祖携一劍行四海由布衣取天子位斯可
謂真主也及夫禍亂既定嗜欲既起內有嬖寵之惑

外有廢嫡之議群臣汹汹莫之能止四先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從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非周道絕而四先生復傳之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為漢而出哉為萬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惧其辱也故旋踵而去終於岩石之下嗟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能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称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采厥善發舒其光為四先生立傳垂于無窮斯其過矣噫萬世之下使臣不敢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於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群聖之言歟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鑑以授於漢故生仲舒於孝武之世焉於時大教類缺季者疏濶其明大端仲舒曠然奮起首能發聖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迄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于心而筆之於書將以緝軌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絕紐闢王道之梗塗矣故其計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息滅邪說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後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後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諸子紛亂然去未遠先生之典經盡在楊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惧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大法感於聞見揭而行之張以為教易尔若仲舒燔成之餘典經以壞其微言大法希於聞見探而索之駕以為說不其難哉况乘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悞耶狀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狀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孟聖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之不加過矣愚謂歆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已弗及疾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為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道

之端与夫任德不任刑之說虽伊呂又何加焉蓋用
与不用耳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氏之
德比隆三代矣厥後曷有惑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伐
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嘗
害其能而逐之兩事驕主才弗克施既而退死於家
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
書之失於斷矣

辨楊子

千古諸儒咸稱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
觀子雲之意因見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何

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
天拂人莫甚於此虽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
元之心犹戴于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称莽
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刘歆甄豐之徒皆位至
上公獨子雲耻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
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能疾莽之暴遂有惧來者蹈

莽之跡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
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玄有三
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
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玄君象也總而治之起于牛
宿之一度終於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
百二十九章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
始順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
凶以戒違天拂人上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
也孰謂準易而作賦諸儒咸称太玄準易者蓋以易
緯言卦起於中孚震禹允坎配於四方其八卦各主
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
此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說非聖人格言
若執此以為易則易之道泥矣且太玄之為易猶四
體之一支也何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於相譚
太玄曰是書也與大易準班固 雄以經莫大於易
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
雲者也

漢書元帝贊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
畧故鄙之曰俗儒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寔不知
所守何足委任及夫元帝即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
用儒之寔雖外以貢薛常朱為宰相而內以弘恭石
顯為腹心其宰相但偪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
房之後群臣側足喪氣畏權惧誅雖睹朝廷之失刑
政之濫莫復敢有抗言於時者元帝昏然不寤益信
恭顯是以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異日見

孝宣之業職此衰矣而史固称上少而好儒及即位
登用儒生委之以政故貢薛之徒迭為宰相而上牽
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噫史固所謂韋文
義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嘗怒元帝言用儒生
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使元帝能納蕭
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去險人進用碩老
与之講求治道以天下為心則邦家之體祖宗之烈
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者哉史固筆削論空善惡
之際何不書上即位登用儒生不能委之政牽制佞
倖僂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如是則察貶得其中矣
吾大惧後世繼体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為自惜
儒生之不足為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
矣

書賈誼傳後

讀漢書者靡不尤文帝偉賈生吾觀賈生宣室對鬼神之事竊謂漢世多言神怪者由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後寢之於後也且怪力亂神聖人之所不讀賈生何得極其神怪虛無之言使文帝為之前席若以為辯斯則辯矣然于世主何所補哉此非賈生自以被謗謫去久而復用諛辭順旨而對之者乎然則何以與文帝言也如嚮之若是哉厥後遂使新垣平得以肆其濶誕文帝作渭陽五帝廟又長門立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壇妾以祈福逮乎孝武尤好鬼神之祀李少君以
祠竈穀道進毫人繆忌以祀泰一方進及齊人少翁
秉膠藥大公孫卿皆以言怪得幸以亂漢德故曰漢
世多言神怪者賈生啟之於前而公孫卿之後寢之
於後也噫古稱誼有王佐才吾觀誼所陳一痛哭二
流涕三六長嘆息誼誠王佐才也若文帝聰明而能
斷用之而不疑則功德可量哉惜其失於言也吾惧
後世之復有年少才如賈生者不能以道終始因步
有惟躡而訛辭順旨妄言乎天子前以敵怪訛之階
也

罪平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有君而無臣不足以成至治有臣而無君不足以成至治聖如堯舜以咎陶大禹后夔伯夷佐佑之賢如禹湯以伯益后稷伊尹仲虺翼輔之然後能致其盛德大業輝照於千古而不可攀况其下者乎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有君也有臣也三代既往西漢為盛吾觀孝武聰明而宏遠聽斷在已有禹湯之資然其盛德大業終弗克以濟之者有君無臣也昔秦氏肆虐群聖之道燼矣

高祖以干戈取天下故講求之未暇也孝惠暗懦不足以議孝文孝景止以恭儉為天下先惟孝武天啟其襄巍然獨出思以復三代之至治也於是尊用儒術勸精古道出府庫以購其書空巖穴以聘其賢由是天下為之丕變而嚮方烏噫群聖之道迨秦而燼微孝武則將泯泯而弗章矣孝武之功也盛哉是時平津起徒步不數年位居丞相非不用也向使平津能內竭乃誠外采群議以啟沃使孝武日聞其所未聞日至其所未至則三代之至治可不日而復矣嗟乎平津無制礼作樂長世御民之才但以特祿固位自圖安樂為事本傳称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又嘗稱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此非持位固祿自圖安樂者乎孝武職此之由其心蕩矣自是方士邪怪之說得以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澤為丞相元狩二年三月薨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惑少君之妖言祠龜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此皆平津之所睹也蔑聞吐一言以救之卒使孝武之心蕩而不復為千古笑試可惜也

伊尹有言曰予不克俾厥后為堯舜予心愧恥若撻
于市嗟乎平津無伊尹之心誠可罪也

無為指上

無為者其虞氏之大德歟非曠然不為也始不求於
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授於天下而天下自授之
自生民以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
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也彼孰有意於天下哉
反乎孝德升聞堯遠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
兢兢惧德弗類以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
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履堯
之道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於堯之世也舜居位

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之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矣大舜之天下堯之天下也舜之道堯之道也舜始得之於堯而終傳之禹此舜之無所為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子上顧伏羲下訖文武筆於六經為萬世法何不曰無為而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歟哉若以無為為曠然而不為則書何似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觀四嶽班瑞于群台又曰東巡守至於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王又曰南巡守至于南嶽西巡守至于西嶽北巡狩至于北嶽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曰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極鰐又曰詢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植有谷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蛮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親刪也孔子覩舜之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友謂

之無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為者非曠然而不為也

無為指下

無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与於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為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冒虞帝之無為者衆以世之儉儉喻巧之臣或故導之既不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枉引佛老虛無清淨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其間敗於吾德吁可痛也觀其惑佛老之說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委威福于臣下肆宴安于人工具焉莫知其所行焉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莫知其所守曰我無為矣至網頰紀壞上僭下逼亂
然而不害者得不痛哉旦天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一
日萬機乾乾翼翼猶惧不逮而佛老之說其可惑乎
祖宗之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罔畏神器之重
其可罔顧肆於人工乎斯可沉惑不聞如是甚也昔
秦始漢武始則惑於虛無清淨之說終則溺於長生
神仙之事梁武齊襄姚興始則惑於因果報應之說
終則溺於解脫菩提之事卒皆淪胥以亡勢不克救
此簡策具載可覆而拾也惟漢賴高祖除秦之暴功
宏德茂天未厭絕轍不革而已何足尚哉吾常求無
為之端且病歷代諸儒不能揚孔子之言鋪而明之
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得以肆其怪誕之說廁
於其間為十古害故盡擴其說所以然作無為指庸
為帝天下者戒

寄范天章書一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寓書于判監天章執事今主
上聰明睿哲紹隆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固太平之
業傳之於無窮也夙夜兢兢弗敢迨荒思得中正純
亮之臣協贊之以執事頃居諫署多箴規藥石之益
亟自蘇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求蒞于太
學者斯蓋執事不汲汲于富貴而孜孜于聖賢之教
化也夫大學者教化之本根禮義之淵藪王道之所
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是故聖禹文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世莫不先崇天子膠序而洽至治于天下者焉今執事懇求而蒞之者吾知之矣執事將俾我宋之學為舜禹文武之學也既俾吾宋之學為舜禹文武之學是將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下躋吾民為舜禹文武之民也自宋師刑於邦國達十天下皆雍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然念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質諸周公孔子而後至焉耳今執事既蒞是學也將行是道也非一手一目之所能必須博求鴻儒碩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增置學官相左右之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乎國子也復窮嘗觀於今之士人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声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間奧者車無一二向非挺然持古不徇世俗

之士則孰克捨于彼而取于此乎由是言之則執事
蒞是學行是道增置學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有大
名府魏縣校書郎士建中南京苗守推官石介二人
者其能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也非止知之
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于天子次言於執
政以之為學官必能恢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以左右執事教育國子不變于今之世矣復聞退之
人固不當語及於是然敢放敢布于執事之左右者
非為諸已也蓋為諸人也非為諸人也蓋為諸道也
執事以為如何若以復愚且賤而言不可取則復學
聖人之道三十年雖愚且賤豈妄言乎惟執事圖之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承厖鴻赫奕逾唐
而跨漢者遠矣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治道于聖世
也者四代之季崇橋門辟水之制故命執事以蒞之
大哉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
治其不在于六經乎捨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
泳斷涇汚瀆之中望屬於海也其可至矣哉噫孔子
既歿七十子之後繼往亦經之旨闢而不章也久矣
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忘散漢魏而下諸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紛然四出爭為註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而李者莫得其門而入觀夫聞見不同是非各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止以先儒註解之說大行于世者致于左右幸執事之深旨意為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錢板藏於太李領于天下又每歲札闈設科取士執為準的多士較藝之際一有違戾于註說者即省駁放而斥逐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國家王輔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于聖人之經耶又不知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于數子之說耶若以數子之說咸能盡于聖人之經則數子之說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者多矣若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皆不能出于數子之說則古今諸儒服道穷經可出于數子之說者亦甚衆矣噫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于大易吾未見其能盡于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說而求于春秋吾未見其能盡于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

而求于詩吾未見其能盡于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說而求于書吾永見其能盡于書者也彼數子之說既不能書于聖人之經而可藏于太李行于天下哉又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于舊之註說而已復不傳游于執事之墻藩者有年矣執事病註說之亂六經大經之未明復亦聞之矣今執事以內閣之崇居太李教化之地是開聖闡幽芟蕪夷紀興起斯文之秋也幸今天下無事太平既久鴻儒碩老駕肩而起此風人減于漢魏之諸儒哉執事聖宜上言

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于太李俾之講求微義
辨精極神參之古今覆其埽趣取諸卓識絕見天出

王韓佐穀公杜何毛范鄭孔之右者重為註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于上而李者庶乎得其門而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目而復矣不其休哉執事若以數子之說行之久矣不可遽而去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註未盡則為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註之何足貴也國家尚命鏤板置諸太李况我聖人

之經乎安可使其爵而不章者哉幸執事之深函意
焉

上孔給事書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復名
晦迹況季夫子之道三十年雖不為世之所知未嘗以
此搖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者治天下
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著于
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立
度或畧或繁我聖師夫子從而益之損之俾協厥中
筆為大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
此夫子所謂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武周公也遠矣噫自夫子沒諸儒率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史輔于夫子者也天又以代有空濶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故不並生之一賢歿一賢忠羽之翼之垂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迨于李唐空濶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歿一賢出羽之翼之則晦且隊矣既晦且隊則天下夷狄矣斯民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之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五賢之烈其可忽乎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于聖祖家廟中搆五賢之堂象而祠之且曰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是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躍然而起大呼張洞李蘊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困而愈明龍困公其不盡心則孰盡心哉國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种明逸放張晦之景既往魚來者紛々鮮克有議于斯文者誠可悲也

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如龍圖構五賢之堂
象而祠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于牆
藩之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接
之拒之惟執事之命

答張洞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洎正月中丙辱手書辭意勤至
道離群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
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于我我幸而
志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
賦肺覩科第為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于彼而
孜孜于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惧明遠年少氣勇而歛
速成無以致于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
已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

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諸內者也成
之于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
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礼樂大易春秋之
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于孔子之手尊而異之
爾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
教矣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擿諸子
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
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
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大人之去就或
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实有感而作為論為
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
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
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汚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
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
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
者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于斯文也不然則淺
且近矣曷可望于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
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

者眾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
艷邪辟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徧滿集發而視之無
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瞽言徒汚簡策者乎至
于始終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
而已由是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
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不宣

袁州鄧縣建孟子廟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竒險之行侵軼
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
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竒險之行实輔我聖
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聖
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父無君之教行乎天下
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
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
歐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

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于夷狄之
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不隊故楊子
雲有言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廓如也韓
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不在禹下然子雲述
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
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與饑矣揚墨暴行孟子不作
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諸謂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
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
興復斯文為已任常謂諸儒之有大功于聖門者無
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孽之禍而不得血食于後茲
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邹皆以
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也吾當訪其墓而表之
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于是符下仰其官吏博求
之果所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
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
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明而志之復季孔而

晞孟者也 世有蹈邪怪奇嶮之迹者 常思嗣而攻之
况承公命而志其廟 又何敢讓嘻乎 雲能述孟子之
功而不能盡之 退之能盡之 而不能祀之 惟公既能
盡之 又能祀之 不其羨哉 故直筆以書之 景祐五年

歲次戊寅三月日記

信道堂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 唯道所在
而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
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孰為毀哉孰為舉哉吾之所謂
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 孟軻荀卿楊
雄王通韓愈之道也 吾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非今之世
故不知進之所以為進也退之所以為退也喜之所

以為喜也譽之所以為譽也其進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進也于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于吾躬何所退哉其見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毀也于吾躬何所毀哉其獲譽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獲譽也于吾躬何所譽哉故曰聖賢之述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唯道所存而已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于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既成以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云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記

儒辱

禮曰四郊多壘此鄉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
此庶士之辱也噫鄉大夫以四郊多壘為辱士以地
廣大荒而不治為辱狀則仁義不行礼樂不作儒者
之辱歟夫仁義礼樂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興人
倫之所由正捨其本則何所為哉噫儒者之辱始于
戰國楊朱墨翟亂之于前申不害韓非雜之于後漢
魏而下則又甚焉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
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始我生民絕滅仁義以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塞天下之耳屏矣。礼樂以塗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
眾賢寡惧其死。生祸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奪
而競趨之。觀其相与為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
其教与儒齊驅並駕。時而為三。吁可怪也。且夫君臣
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彼則去君臣之禮。絕父子
之戚。滅夫婦之義。以之為國。則亂矣。以之使人賊作
矣。儒者不以仁義祝樂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得不
鳴鼓而攻之乎。凡今之人。與人爭譽。小有所不勝。則
尚以為辱。矧彼以夷狄諸子之法。亂我聖人之教耶。
其為辱也。大哉。噫。聖人不生怪訛。不平故。楊墨起而
孟子闢之。申韓出而楊雄距之。佛老盛而韓文公排
之。微三子。則天下之人。胥而為夷狄矣。惜夫三子道
有餘而志不克。就力足去而用不克。施若使其志克
就其用。克施則芟夷蘊崇。絕其根本矣。嗚呼。後之章
甫其冠。縫掖其衣。不知其辱。而反從而尊之者多矣。
得不為罪人乎。由漢魏而下。迨于茲千餘歲。其源流
既深。其本既固。不得其位。不剪其類。其將奈何。其將
奈何。故作儒辱。

世子崩賾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為國之道莫大於傳嗣傳嗣之道莫大于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用能尊統傳緒承承而不絕故子路問于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乎將奚先孔子以靈公無道不能先正厥嗣以靖其國卒使崩賾父子爭立以亂於衛故對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功不成則礼樂不興礼樂不兴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謂諸此也何以辨諸按

春秋定十四年衛世子蒯瞶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蒯瞶出奔宋者蒯瞶有殺母之罪惧而奔宋也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者靈公既死蒯瞶為輒所拒不得入衛也且蒯瞶有殺母之罪惧而奔宋靈公固宜即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郢得立輒於後以訖于衛夫蒯瞶者靈公之子也輒者蒯瞶之子也輒既立則蒯瞶無以立矣蒯瞶無以立則必反而爭其國既反而爭其國則輒必拒之輒既拒之是弃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矣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君不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蒯瞶出奔米納於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惡靈公而不与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国不与輒者不与其為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君蒯瞶者独無惡乎曰蒯瞶有殺母之罪當絕反而争其国是為篡国故經書納焉纳者篡辭也孰謂蒯瞶獨無恶哉然則

崩曠之篡國輒之拒父皆靈公為之也皆靈公為之者靈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參譏之此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亂厚人倫之深旨也而世之說者以為正百事之名者失之教矣

詩

蠟燭

六龍西走入崦嵫寂寐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見
用便為灰燼亦無辭

八月十四夜

銀漢無聲露暗垂玉蟾初上欲圓時清樽素瑟宜先
賞明夜陰晴未可知

諭李

冥觀天地何云為茫茫萬物爭蕃滋羽毛鱗介各異

趣披攘攫搏紛相隨人亦其間一物尔餓食渴飲無休時苟胙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孟軻苟况楊雄氏當時未必皆生知因其鑽仰久不已遂入聖域爭先馳既李便當窮遠大勿事声病淫哇辭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駕說扶顛危擊暗歐聲明大道身与姪孔為藩籬是非豈賴若不李慎無空使精神疲

宋史列傳

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李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于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預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歛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

狀之其往謝六然分既為李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子賜绯衣銀奩召為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僉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李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苗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与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于神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秘閣特官其一子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
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
生年逾四十家貧不要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
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
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紹事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曾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於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故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通莫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稅從泗州又從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奩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賙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

鄭州須城縣盧泉鄉之比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
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
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 天子選書吏給紙
筆命其門人粗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
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附錄

石 介

泰山書院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周以上觀之賢人之達也臯陶傅說伊尹呂望呂公畢公是也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是也然其功業德行窮不必易達吏部後三百年賢人之穷者又有泰山先生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以其道授弟子既授弟子復傳之於書其書大行其道大耀先生亦以其道授弟子既授之

弟子亦將傳之書亦將使其書大行其道大耀乃於
泰山之陽起學舍御名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與群弟
子而居之當時游泛之貴者孟子則有梁惠王齊宣
滕文公之屬楊子則有劉歆桓譚之屬文中子則越
公之屬吏部則有裴晉公鄭相國張僕射之屬門人
之高第者孟則有萬章公孫丑梁充之徒楊則有侯
芭劉蕡之徒吏文中子則有董常程元薛收李靖杜如
晦房魏之徒吏部則有李觀李翹李漢張籍皇甫湜
之徒今先生游從之貴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太州
孔中丞今李丞相范經畧明子京張安道士熙道祖
澤之門人之高第者石介劉收姜潛張洞李緼足以
相望於千百年之間矣孰謂先生窮乎大哉聖人之
道無色泰孟子楊子文中子吏部皆屯於無位與小
官而孟子泰於七篇楊子泰於法言太玄文中子泰
於續經中說吏部泰於原道論佛骨表千餘萬言先
生嘗以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心者春秋是
大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
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七卷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

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
制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鮮羨出處之
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尊周孔下
擬韓孟是亦為泰山先生孰少之哉介樂先生之道
大先生之為請以此說刺之石階於講堂之西壁康
定元年七月十八日記

送祖擇之序

擇之罷濟南將歸聞自歷山馬走三百里別明復先
生暨於泰山徂徕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
石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為明復壽為
予書先君之銘於石以為擇之以文章登科甲人
下之望盛甚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臣為人資
材已高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与予飢寒
山谷中何有毫髮利於擇之而冒若辛傾肝胆予二
道之極擇之畔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
人豈有求耶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緼明王
道之極擇之畔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
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擇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政
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明於天後之聖賢得之多者

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明復然義不可嘿夫超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散高爵不作符命甘投於閣見之乎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歸來京兆不肯婢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為不完弗能有終至今痕瘢擇之与予深矣此去近天子得与我相磨切天下是非失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擇之

日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日深矣天子宰相曰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是前有昇輶後有鉄錢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遺寵祿趨昇輶而就鉄錢非以官職寵祿為憂而昇輶鉄錢為樂也道違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行之者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姑為報之資尔康定二年七月十二日序

明隱

孫明復先生學周公孔子之道而明之者也周孔之

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先生畜周孔之道
於其身苟畜而不施徒自膏潤肥碩豈周公孔子之道也歟是以
枯瘠病而自膏潤肥碩而已萬物則忤
先生凡四舉進士則是先生非苟畜其道以膏潤肥
碩於其身將以利天下也潤萬物也四舉而不得一
官髻髮皆皓白乃退而築居於泰山之陽聚徒著書
種竹樹果蓋有所待也且以謂堯舜在上必不使賢
人而糟糠乾餕以死茲先生有所待之意也礼
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斯之謂歟世之浮近輩不達先
生之心謂先生隱尔又不達隱之義隱者當數面汚
身杜門絕迹与鳥獸麋鹿為群裂衣剗屏飲食棄人
事去妻子寒則衣葛飢則茹草先生有一不如是則
相與謗誹喧喧謂先生不得隱之道且人道之大莫
大於繼嗣故聖人重之子以繼父孫以繼子相繼萬
世不絕故宗廟常血食而四時無廢饗古之聖人莫
如伏羲莫如神農莫如黃帝莫如堯莫如舜莫如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茲十一聖人皆娶所以重繼嗣且
聖人之道非它人道也人道非它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不娶則是滅父子也滅父子則滅君臣也夫婦父子君臣滅則人道滅矣先生娶所謂道也世之浮近者喧喧謔謔曰既隱矣隱則不得有妻子乃娶先生於是泪道矣吁先生學周孔者也苟周公孔子皆不娶先生不娶可矣而周公孔子娶先生何得而不娶也先生不娶則是滅人道也

舜為大孝告父則不得娶不告文而娶孟子言是是一聖一賢必非有羞子大賢人也舜娶孟子是之舜大聖人也孟謬矣彼浮近者豈可與之言哉古之賢人有隱者皆

避亂世而隱者也若箕子隱於奴呂望隱於釣四皓先生隱於山簫何隱於吏韓信樊噲隱於屠市嚴君平隱於卜隱以遠害也亦非如彼所謂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孔子謂長沮桀溺則曰吾非斯人之徒歟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若先生者有賢父之志遭堯舜之盛未得進用姑盤桓山谷以待時也非隱者也如說之築於傅岩公孫之牧於海平陽城之居於中條

說終相高宗中興於商公孫終相武帝不光於漢城
終起於唐以諫諍顯先生之道無少於說而過於公
孫城它日聖君聘而用之吾君軼高宗而登舜矣先
生舟楫於巨川而霖雨於旱歲矣噫先生豈真隱者

武

贊李

余嘗謂相國李公賢於孟嘗平津孟嘗養客三千人
平津開東閣自食脫粟飯推以米士然不聞有賢者
相國養士固不若孟嘗之多平津之厚至道咸平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來山東文人之傑賈公踈高公儀劉子聖孫明復在
公踈則相國師友之公儀則相國姻睦之子聖則相
國賓客之明復則相國以其弟之子妻之公踈著書
本孟子有山東野錄數萬言公儀子聖明復皆宗周
公孔子公儀有帝刑三篇子聖有輔弼名對四十卷
明復有尊王發微十七卷皆荀卿之述作也四人可
謂魁賢大儒相國俱收之則相國之賢視孟嘗平津
遠矣曰相國固為賢矣而明復寒卧山谷而相國推
衣食以養之可也屈致門下待以賓師之禮可也荐

之朝廷尊之公相之位可也以山谷寒餓之士不辭
相國之婚則不可介曰明復非榮相國之姻成相國
之賢也明復窮居泰山之陽乾枯憔悴鬢髮盡白相
國見明復曰五十始衰又曰五十異糧明其哀則養
要厚也先生五十矣一室獨居不幸風寒食飲
誰事左右吾觀吾女可以奉先生箕箒主先生醫藥
先生起固辭相國曰吾女捨先生不過為一宦人妻
先生盛德為李氏榮矣先生固辭是先生以德自貴
恤吾族也吾不以兩為寧相高先生吾雖德劣有能
知先生亦庶幾矣先生母固辭先生退而自解曰寧
相之女不以妻王家戚里貴鄉少侯予寒餓山谷
鬚皆白乾苦憔悴藜藿不充相國於余何取而固婿
予究予道未至於古人直如予之道遇於古人他人
誰予顧相國不爱一女以妻予古之賢者無有不可
不成相國之賢遂不敢辭先生非榮相國之姻成相
國之賢也噫相國賢也噫受一愛女豈為泰相國不
賢也一簞食一豆羹生不受矣

上杜副樞書

樞密侍郎閣下一夫不獲若已內於溝中伊尹相湯
之心也夫父不得養其婦不獲也兄不得飽其弟不
獲也夫不得養其婦不獲也然此為不獲特匹夫爾
若夫學堯舜孔孟之道懷伊尹周召之志文足以綏
武足以來仁足以恩義足以教用其術國可以反覆
卒霸霸可以反覆乎王被其風薄夫皆可以敦貪夫
皆可以廩懦夫皆可以立行其教風俗皆可以反古
天不皆可以復嬰兒而乃窮餓布衣蟠東岩口上不
得施一毫一髮以致於其君下不得施一毫一髮以
及於其民貧賤厄縛氣不得湏臾舒心不得一日樂
抱堯舜孔孟之道伊尹周召之志老於蓬蒿此為不
獲甚矣噫誰其人哉泰山孫明復先生其人矣先生
道至大嘗隨舉子於科名希朝廷進用以行其志三
退於禮部一黜於崇政殿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復
進乃築室泰山之陽聚徒著書闇以叙違易曰樂夫
知命故不憂先生是也夫萬物不得其宜皆為不獲
責工於商之事強農於士之業負陰者使之在陽就
濕者使之仰高山者使之居澤翼者使之反角此不

得其宜也如先生宜左右天子發舒其事業流福澤
於四海樹功名於無窮年四十七而髮盡白棲遲於
山阿豈其宜也故曰此為不獲也伏惟閣下之心伊
尹之心也有伊尹之心得伊尹之位豈容海內有不
獲者矣一夫不獲伊尹如已內於清中如先生大賢
而憔悴岩野閣下宜當如何種放隱終南當時公卿
間若故相張公齊賢翰林王公禹偁集賢錢公若水
皆極力援薦故太公宗一降鶴板之命真宗三詔遂
起至今以為國家希有之事先生之道無謝明逸閣
下之心豈讓於數公哉伏惟閣下苗意先生山中所
與往來游好者故王沂公蔡二鄉李秦州孔給事今
李丞相范絅畧張雜端明于京富彥國士建中張方
平祖無擇執弟子禮而事者石介劉牧張洞姜潛李
緼明子京頃年罷京東轉運使入朝在殿上舉先生
經術道德乞賜召用沂公蔡孔意尤厚未及言而沒
雜端安撫廻嘗許論奏閣下今能薦之於上數公之
羨收於閣下矣州縣吏麤俗可憎鄙不知經不涉道
但能任巧智辨一獄用材力幹一務如介等輩者閣

下所舉幾百人矣舉一有道上有以佐君父裨政教
下可以厚天下風俗勸有德而懲貪薄為利不細問
下無忽狂言不次介頓首

與張洞進士書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于刪樂禮止于定易
止于述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
位而行誅賞不得於黃帝伐蚩尤舜四凶禹戮防
防風周公殺管蔡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故其辭
危其旨遠其義微雖七十子莫能知也左氏公羊氏
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
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
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秋之蘊六經詩易春秋為深
詩有文武之政周召之迹列國之風卜商之說易有
伏羲文王之叙推之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
故曰君子之於春秋終身而已明遠始受業于子壘
又傳道于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為論十
數篇甚善出三家之異同而獨會于經予固以拳拳
服膺矣明遠絕三十二歲已能斬稂莠而擧菁英出

紅塵而磨蒼；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于春秋其
將為諸子師明遠勉之介再拜

與祖擇之書

濟道通理迂尉評事足下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唯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唯泰山明復先生自周以上聖人若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皆有天下獨孔子無位身為旅人聘為十國卒不遇乃遭厄陳畏匡削迹伐樹之自周以下賢人若孟軻復車數十乘縱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苟况三為祭酒再為蘭陵令楊雄仕至執戟仲淹河汾之有田有廬吏部官登仕郎立淮西功甚矣獨先生四十九歲病臥山阿衣弗充食弗給日抱春秋周易誦讀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上無升斗祿以養妻子中無賢諸侯名卿賢相以相慰勞下無一夫之田五桑之桑以供伏臘可謂窮矣然孔子之窮：于無位不窮于所以為孔子者先生之窮：于身而不窮于道烏得謂之窮乎今夫衣弗充食弗給不足以逃飢寒之憂而且再世未墓亟謀襄事彼衣衾棺槨不

具日夜涕泣仰天悲嗟此所謂先生之窮也先生窮于身而吾曹窮于勢力不能致先生于泰擇之以文章命世登甲科通聖列郡有富貴之基公相之望在吾曹間擇之若有勢力者故敢以先生之窮告于擇之惟擇之窮勢力而後已無使先生終否不宣介再拜

上孫先生書

先生坐前王十五來辱惠長歌襄借過寔豈所克當
讀之欵然汗下且曰攘臂欲操萬文之力與熙道攻
偽此得介之心讓不敢讓然熙道淳深介寔淺近
若華力雄壯俊偉坐周公之堂與鼓軒雄之又辭則
俱不敢望先生斯道使先生与熙道為元帥介与至
之明遠被甲執銳摧堅陣破強敵佐元帥周旋焉曹
二任三坐于樽俎之間介知必克捷矣然後梟豎子
輩首致于麾下使斯文也真如三代兩漢夸踰李唐
萬使斯道也廓然直乎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介嘗自視身不滿三尺見人語呐不出諸口被
服儒衣冠舉步趋蹕為書生于斯也身自視若八九

尺長方目廣頭侔被犀甲頭戴鉄鍪前後馳十萬騎
胆氣雄烈無所畏恐故嘗自道吾年統三十吾心已
不動誰謂石介劄過于孟軻勇此誠敢自許也然主
斯文明斯道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前書見介又見
先生之存心深且遠也熙道常見誨去其不得于
中而就于中去者當五六合者僅一二百知之甚熟
不能

去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道之心如熙道
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七先生直
斥其不合使去之來合于其言深切著明又通于劉
公與熙道也今自可盡視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
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服膺者也額子幾自誠而明
也能拳；服膺乃亞于聖人介豈敢視前人拳；服
膺庶几異不能期月守無忌憚者矣願賢人未得進
生民未得泰道未得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須臾安
火將及皮膚不覓時疾叫大號叫叫大號無它將以
叫且號先生如何介後知其叫且號之無益也默焉
而已嘗與熙道說先生逾四十未有室嗣先大夫之

遺体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二書復言及斯明遠來論之相對立下非先生之事也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与数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且与先生是奉祭祀養妻子之具亦且為先生擇善良以侍巾櫛然後為先生築室于泰山徂徕間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徂徕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先生亦何少春夏之交許見臨不勝忭喜之至介頓首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經畧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受唐為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祿山盜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夷狄而慢中國以蠭蟻西抗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君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與師以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及期歲由中諫升為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于閣下

也得不由意焉今用兵之處誠已得人然建大廈者
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為梁公猶取張東之桓彥
範五人為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窮見閣下言具州人
君子為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窮見閣下言具州人
馬三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任閣下
尚且不遺之况于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明復
沛縣布衣梁御名天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
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計策謀畧可膺大任國家無
事待延客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內侮率朝廷
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衣旰食之慮復等豈得申
申燕居飽食高枕乎閣下經畧陝西苟得四人寔有
以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董秀才書

董君足下四月中辱書其辭何高而其禮何降也介
世之不肖人也足下待之且如此有張晦之者足下
以為如何人也介視漢公數千里有柳河東者足下
以為如何人也介視漢公數萬里有韓吏部者足

下以為如何人也介視吏部又數萬里介如此其不
肖足下拳：烏勤：烏猶將以為不可得而見者設
若晦之漢公在是足下當如何待之也晦之漢公猶
足待設若河東吏部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足下好
賢服道之心誠篤世有如介者且為勤：烏拳：烏
慕之如不及今有如河東者如吏部者未信足下果
能待之如河東吏部乎富春明復先生潛心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三十年矣其心盡究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用而深通孔子之心其道高乎天下
而穷于其身其文出于千古而否于當時其行齊于
古人而輕於衆俗年四十有四而兩鬢盡白既走
泗上又走京師躬負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
藏于太山徂徕之間而貧無以具棺槨先生朝夕仰
天而哭先生則河東吏部也足下果能以河東吏部
待先生而足下農于財又富于義宜卒成先生之葬
然後知足下好賢服道之心实篤足下願交于介而
思聞于道以是覩足下矣不宣介再拜

介頓首熙道仁兄秘校四月十二日明復至十八日
石曼卿李士來始得兄書發讀之凡數復熙道之心
知我厚愛我至聞我有疾施其針與火而攻醫之饋
其藥而救利之不苦口不瞑眩疾不愈兄之言深切
而直中吾病病雖膏肓亦可及焉况我病未至膏肓
兄之藥苦吾心腹眩瞑吾疾有不瘳乎吾病今愈矣
熙道寬焉吁天以劄正直烈授于我而不納吾于中
蓋所得偏爾夫劄正直烈之氣偏而不中其弊何如
吁天不能全与我使我惟不協于中之咎于今之世
天幾禍吾哉天不能全与我熙道以中配我劄正直
烈之氣得中道輔之吾其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
道全我我受劄正直烈于天受中于熙道劄正直烈
得中然後謂之道不得中無所成人我今而後自知
己于道僅于成人矣熙道于我不啻于天也我德熙
道其何如也劉公亦嘗教我明復又激切戒我我非
石之無心土之無情能不為感發而少寤焉吾今非
特少寤也盡知前日所為之非已刮去无纖髮存者
也嗚呼吾道之難行也如此將為奈何常以謂位者

行道之器也得其非能行道之位不行矣如之何位
可能行乎道介自顧形質短陋恐終不得所以行道
之位不得其位肯將已乎不得行之于上當存之于
下不得施之于天下當畜之于一身不得利于當世
當垂之後人則將退去泰山矣泰山吾居也且周公
孔子之道雖大壞魯周公孔子之道常不絕況今天
下大治聖人之道大行魯太山可居矣吾且審卜之
終不得進則與明復皆往矣區々之心盡此而已京
東河朔異屬我守官在東熙道在北有大幸公恐二

年間未得相見也盛暑為自重不宣介再拜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脫長書目駛心悚流
汗竟趾非所當非所當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
牙之府而奏于鄙俚愚能審其声而知其音也飛光
驥裹逸馭也不驕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愚能審
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如餧甚者人饋之以太牢雖
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辛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
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乎甘也固忘心腹飽

歎而羨府決滄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
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
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
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噓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
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
益分波派彌漫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思
自驕故鄙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
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
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孔之聖人惟詰屈一
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為難去其荆棘遂
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磧人由之直達於聖不由
徑曲小道如依大塗而行憧憧往來舟車通焉適中
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礙往來官
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
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以為憂斯道之塞吾不復
以為惧也然則吾願与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
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于百里而避之也豈敢
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

与奉符知縣書

子游為武城宰孔子曰子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
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至哉子羽
之慎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為慎易為容難慎以
遠嫌容以避謗嫌遠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為易夫
掣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為是國之民征賦教命皆
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觀不謁在禮近於傲與慢容
之為難介為奉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車逾
月先就見介於徂徠草廬中介惧得倣与慢之罪不
敢蹈子羽之節因一謝馬大夫於縣馬曰吾治君邑
吾聞君賢且與君為天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
疵君以告予病予疵予是君以若病與疵遺我也自
茲屢率介過縣介不能守子羽之節豈不知足及公
門而嫌與謗輒隨之凡四五招勉強一往而且以謂
政雖出大夫而及於吾民病雖在於民苟有養民之
心者皆病政之疵民之病不敢不告雖然未及於私
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不我用退居草
茅闔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尊之以師弟子求傳

其道焉太平鎮進士姜潛倜儻有奇節馬大夫重之時引在坐与講論古今治亂得失及馬大夫陷於籠網苛致其罪怒馬者以為介三人嘗与馬公事具以惡名加焉意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宜乎以為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乎人言雖然不可不慎也執事臨縣介固欲遂蹈子羽之節不惟惧得倣與慢之罪且詩人棄梓之敬不可委也一拜執事於縣之庭得祀而退然後願守子羽之節終焉惟執事容焉

附錄詩

石 介

南山贈孫明復先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來南山興感悲萬物云：宰者誰衆材叢卑無奇姿直轅曲輪皆所宜大木磊磊節榦竒撑岩柱谷無處施我願天子修明堂坐朝諸侯會四夷柱要十圍棟百尺日責匠石搜訪之千人用斧萬人拽大根研断山崩坂五州追牛十縣丁載送上都天子怡般輸駁汗工倕走有目未省曾觀窺皇帝合宮堯衢室周

制九筵虞總期聽政朝夕有攸處閭門左石咸以時
天子拱手四輔立坐致四海為雍熙不用直棄用即
大短轍曲輪尔胡為

贈孫先生

世無伯樂不識馬眼盲驥驥如駕駘先生今年四十
四才似臯夔胡為哉泰山下水照石溪声滅白
雲堆我居其間御茅屋先生先生歸去來

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齊濟北
張洞明遠楚宮李鍾仲淵皆服道就義與介同

執弟子之禮北面受其業曰作百八十二言相
勉

鳳皇飛來衆鳥隨神龍遊處群魚嬉先生道德如韓
孟四方季者爭奔馳濟北張洞壯且勇楚丘李鍾少
而奇二人磊落頻驚俗泰山石介更過之三人堂堂
員英氣胸中拳拳蟠蛟螭道可服芳身可屈北面受
業尊嚴師先生晨起坐堂工口諷大易春秋辭洪音
琅琅響齒牙鼓簧孔子與宓羲先生居前三子後恂
恂如在汾河濱續作六經豈必
烏無房杜廊廟

資吁嗟此敝已久天生吾輩同扶持二子勉旃吾
不情先生大用誠有特當以斯文施天下豈徒玩書
心神疲

寄明復熙道

四五十年來斯文何屯蹇雅正遂凋缺浮薄競扇
在上無宗主滙達千萬變後生益纂組少年事凋篆
仁義僅消亡聖經六離散其役日已多天下過太半
路塞不可闢甚於楊墨患辭之使廓如才比孟子淺
患太恐不救有時淚如霰大醉為時生去聖猶未遠

昔日到汶上熙道始相見知道在熙道一見不敢慢

尊之如韓孟與道作藩翰今春來南都明復去京輦
未識心相通所懷恨未展明復無羈縛我有守官限
南走三百里訪我殊不倦劇談露胸臆無畔岸
高文見事業事業盈編簡一一皇霸畧縱橫小管晏
磊：王相才上下包周漢二賢信命世寔為有道見
天使扶斯文淳風應可变我綴二賢末材駕愧欵段
密直杜公作鎮於魏天章李公領使于魏明復
先生客于魏熙道宰于魏因作詩寄

古魏信名地曾劉遺英躅李唐三百年帳為干戈蹴
建安風不還南皮草空綠寥寥千餘祀風流今始續
李杜二賢公清獻鎮雅俗詩名占唐代三公本名族
聖時還並生声烈相薰馥朝廷倚金湯天子恃心腹
盛德異物懷威望懼夷服千里無驚烽三軍安食粟
休然德化厚蒼生坐蒙福先生服仁義懷道輕爵祿
非其人不取一簞亦自足陳蕃知人明文侯好士篤
解褐延徐儒過門輒干木今苗二公館德修令問淑
熙道富天爵孝弟聞鄉曲孔孟信可蹈聖賢良自勗

漢廷新射策驟升校書局魏縣方百里君命徃眷育
二公佐世傑二賢不碌々相与施礼讓物帰不待宿
相与講道義教行如流速賢人時遘會間不容薄縠
五百年一賢今乃同時生千里猶比肩四賢今連甍
相聚誠可樂相得良有情我愧孤且陋徒抱此寸誠
處此嘆無首在泰非彙征出門皆同人坎々于郊行
獨宦遠無和柄々在陰鳴安得雙飛翼一翥鄴都城

和馬寺丞秋日寄明復先生

秋陰閉秋色何處動悲涼有叟傳岩隱明時潘鬚霜

殘書幾篋蠹寒菊半籬荒惟李春秋者時到草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